

云南民族民间文学典藏·傣族 纳西族

古歌

周良沛 搜集 整理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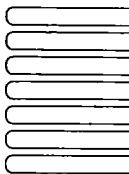


云南民族民间文学典藏·傣族 纳西族

古歌

周良沛 搜集整理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数据

古歌/周良沛搜集整理.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0.9
(云南民族民间文学典藏)
ISBN 978-7-222-06680-9

I. ①古… II. ①周… III. ①傣族-民歌-作品集-
中国-古代②纳西族-民歌-作品集-中国-古代 IV.
①I277.295.3②I277.295.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176167号

全国少数民族优秀图书出版资金资助项目

· 云南民族民间文学典藏 ·

策 划: 王晓燕 王建南 赵丁丁	书 名 古歌 作 者 周良沛 搜集整理
责任编辑: 朱海涛 玉波狄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封面设计: 马 滨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版面设计: 汪 涛	邮 编 650034
责任印制: 洪中丽	网 址 www.ynpph.com.cn
责任校对: 乔月娟	E-mail rmszbs@public.km.yn.cn
尊敬的读者: 若您在 购买的我社图书存在印装 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 部联系调换。	开 本 787 × 1092 1/32 印 张 4.75 字 数 20千
发行部电话: (0871) 4194864 4191604 4107628 (邮购)	版 次 2010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刷 云南福保东陆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222-06680-9 定 价 16.00元

新版书前

五十六年前，一九五六年六月，云南人民出版社请著名军旅画家梅肖青画封面和插图，出版了我此生第一本署有我姓名的公开出版物《古老的傣歌》。它也是出版社之后出版了系列民族民间诗集所开始的第一本书。这本不到五十页，在当时新的共和国物质还不富裕的条件下，印制得很粗糙的小册子。对我个人，自有它非一般的纪念意义。不想，出版社所保存的大量资料中，在那个岁月，为众所周知的原因，使出版社本应留有的这本样书，竟然也无法再寻到它了。出版社的朋友，请我留下它作为云南人民出版社建社六十周年社史资料的藏本，我自当割爱。同时，我由此也想引述此时还在海外连载的长篇随笔《往世往逝》中一段有关此事的记述到——

对写新诗得向民歌学习的指导思想，并没有怀疑过，因为我知道写作和投稿这门子事时，社会的舆论环境让我知道的是，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是诗的范本。这样说得对不对，当时我还没有这样考虑过，也没有考虑它的水

平。虽然我儿时诗的启蒙与此无关，可是，那份启蒙，在几年的军旅生涯中，已难抵制此时社会舆论环境对它的冲击。痴长几岁，才明白“国家一旦成了对社会的独立力量，马上就产生新的意识形态”的圣贤之言。无论你看它“对”或“不对”，都只能以此而论，某些己见，实际都是以个人对这一“社会的独立力量”的态度所定。离此的所想，不切实际。当时，我若去学习《王贵与李香香》那种“信天游”式的民歌，也不实际。所幸的，我所在的云南还好，撒尼人的抒事长诗《阿诗玛》，震惊文坛，这，无疑给大家开了一个好头。云南，西南，这个多民族的地域，没有“信天游”，可有别样多彩的民歌，像我在拉萨“七一农场”听藏族农工唱的《苍央嘉措情歌》，不是很好嘛！上作佻山路过当时称之“车里”的景洪，我们请当地称之“赞哈”的职业歌手所唱的歌，经我和公刘合作记录、整理，先后在《云南日报》、《人民文学》发表。不少读者公开表达了对它的热情。后来坐在编辑室去不了车里，打听到“云南民族学院”会唱歌的傣族学员，则请了他们出来唱。他们不像“赞哈”，唱它的形式可能与它民族文化的经典性，与傣族传说或神话式的记史和祭祀的内容有关。才有“赞哈”盘腿而坐，纸扇遮脸，“嗡嗡嗡”的，像蝉鸣一般，半天才唱出一个字音的吟诵。傣族学员唱的是小调，而且他们都有一定的汉语水平，在“通司”

口译它的过程，唱的，译的，双方对汉译所选用的词语，不时还有交流、商榷。这使我相信如此记录整理的文本，比较记录“赞哈”所唱的，它更贴近原唱的原义原形。

当时，我在很多场合都公开表示：这只能是一种过渡的办法，等这些民族懂双语，自己有一定汉语文字水平的新文艺工作者出来直译，这些如此“记录整理”的文本，除了可作特殊的档案资料，自当一概作废。

不想，一切都发展得太快了，虽然别的民族不像佻人从原始氏族部落越过千年一跃到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然而，从封建庄园一跃至此，也是多少个百年的飞跃。新一代的年轻人，追求自身的“现代化”时，已无法让他们接受那种口传身授的传统民歌的演唱之继承，而是选择城市传唱的流行歌曲，或现代摇滚。否则，应当纳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既是民族精神的壮大和弘扬，还能直接创造不少物质财富、经济效益；可惜，它却为现代物质所侵蚀而淡化了自我。一个人口不多的族群，尤其是没有自己文字的民族，文化是他生存的根基，若在追求现代物质时尚时疏忽了它，只是在节日以一套民族服饰作为民族标志，而生存根基的文化之削弱，无异是对自身民族性的慢性自杀。唉，天难如人愿，原先想来后来该当作废的东西，不想反而成了抢救下来的宝贵民族文化遗产。这当中，包括那个时期大批汉族文艺工作者，大多还不是像我

这样的“个体户”，是受命组织“工作组”以口唱、口译、笔录，加以当时名之的“整理”加工所留下来的几十部书的文本。不论此时多方的局限还为它留下多少遗憾，现在看来，也只能抢救下来是多少算多少，抢救下来的是个什么样子就算个什么样子了。不然，被遗忘于“现代”，被“现代”淹没，则是无法挽救的。时至今日，不少扬言以“文化”建“大区”、“强省”作“秀”（show）者，当今日的条件好多了，对能够、应该抢救的却不屑一顾，那么，历史对他等的“政绩”，不仅不可能加分，肯定也推卸不了他等对此的历史罪责。

可是，当时以此为荣，以它对兄弟民族文化的尊重所厚重各自民族的自尊所平等与相互尊重的民族团结，为筑成国家的精神长城，是添了砖，砌了砂浆的……

对此，我也算沾到在云南的光，对个人，契合“新诗”在另一个天地之所以“新”的探索，以个体的方式，先后也做了不少类似的“整理”工作。第一本署有我名字的出版物，就是一九五六年六月出版的《古老的傣歌》。随后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藏族情歌》，首印的当月就加印，且一印再印，很受欢迎。再往下，则是纳西族的三首古歌之清样都出来了，因为“反右”，中国青年出版社才拆版。这些民歌，经过汉译，自然无法保留它原本的民族语言特色，反而是以当时新诗创作大多所采用的“半格

律体”所定型，无法与“信天游”挂钩。我也无法用民歌体写作，这与我接受的整体文化教养不协调，也不是以接受某种指导思想所理性的理念在一时半刻可以改变过来的。但，从中我同样受益匪浅，不是简单的一种形式的移植，是感悟生活从诗思所开始的诗化……

现在这本《古歌》，是五十六年前《古老的傣歌》的新版。这本小册子，在当时是以组织的力量和形式，大力、大量在“搜集、整理”省内各兄弟民族的民谣和叙事的诗体作品中的产物。不是现在的那种“炒”作，而是为当时同一领域内这项工作所出现的许多细致、复杂，需要比较、商榷、交流的经验教训时，因为当年的“反右”，它也无法得到应有的介绍，甚至批评，从正面，或负面，有了对它更多的关注。为了不至于连它的资料作用也在时光的淹没中所消失而遗憾，今日有幸再版，能以资料存档，为后来对此有兴趣者所用，也是当年为此用心用力的一大安慰。但是，今日文艺作品的出版，再也找不到不满五十页的小册子了。为此，又将当年同为“反右”而拆版的三首纳西古歌汇合于此，并非凑篇幅。一是它们同为两个云南地区独有的民族之古歌；二是为它俩在“反右”中，即便“人”当“废”，也不应“废文”时，却双双被“废”了。两者汇合于此，也是很有意义的纪念。前者，

因为请“赞哈”听唱、口译、记录、整理，都有文化界的公众人物、知名人士冯牧先生在场，并作指导，所以在“反右”中虽然“废”了它，却没有多说什么，加以批判。后者却不同了，因为是我个体的活动，则大加讨伐，我对口头传唱所个性化的现实性，内容的人民性之选择，竟然成了维护某些版本张扬封建糟粕之口实，诬其为“伪造的民歌”。在“大跃进”中所“跃进”的《纳西文学史》也记有此事，这种“跃进”中的文字垃圾，白纸黑字还在，最后究竟“遗臭”了谁，糟蹋了谁，自有历史和时间的公论。没有必要多说什么。“十年动乱”后，我在京沪的图书馆，寻找那些个人已散失的剪报之原载的报刊时，曾将这三首纳西长诗题为《伪造的民歌》，准备加以说明署名出版。细想之下，过去的“运动”之中，跳出一些造谣中伤、落井下石、趁火打劫的丑人丑事，实不为怪。“运动”之中，若无这类角色登场，也开不了锣，唱不成戏。我无权以一时之情绪，将真正的傣、纳西人民之文化创造，为此不敬。但在这些长诗被“废”之后重见天日，得以再印时说这么几句话，还不多余。

周良沛

2010年6月21日屏边

目 录

新版书前 / 1

古老的傣歌 / 1

路遇…………… 2

婚歌…………… 9

一朵菊花…………… 12

怨歌…………… 22

传歌…………… 29

战歌…………… 31

盖屋…………… 34

纳西古歌三首 / 43

达勒·乌萨米………… 44

猎歌…………… 80

游悲…………… 106

出版后记 / 139

古老的傣歌



路 遇

男：我们又在这里相遇，
姑娘，你家在什么地方？

女：我的家在不远不近的村庄，
哥哥，哪里又是你的家乡？

男：我家叫满当垫满哦，
是一个自由的村庄。

姐姐，我的口里淡淡的，
你是否带来果子，给我尝尝？

女：果子，我没有带来，
只有果林的花儿正开。

男：你不能给我果味尝，
那给我一朵花吧，插在衣襟上。



女：我真想送你一朵花，
可是无数朵，不知你爱哪一个她？

男：好多花，我不看在眼里，
只有一朵，开在我的身旁。

女：哪朵花是开在你身旁，
你想她，可又怎么想？

男：芭蕉熟了吊在树上，
孩子想要天上的月亮。

女：哥哥，月亮圆圆的才好，
你为什么爱它缺了一方？

哎，我不知道你在怎么想，
是不是已经爱上十五的月亮？

男：十五的月亮曾滑过我头上，
我单单爱月儿缺了一方。

假若我昧着心爱上了她，

铜巴^①里，你怎么不见我把她装上？

倒是你像鹦鹉一样满天飞，
不知哪个猎人，拿到你的翅膀？

女：不，我不像鹦鹉在满天飞舞，
我是孤独的若肖^②，不出门一步。

除了母亲，我没见过外人，
我爱谁？你是我看见的第一个男人！

男：是啰，过去有人说：
“是神决定的，我们相遇在这条小路。”

那你有什么话都对我说了吧！
你看到的第一个男人，是否能做你的丈夫？

女：若上天已定我们的姻缘，
终有一天，我们会在一起；

① 铜巴：傣族人用的织花口袋。

② 若肖：傣语，一种野鸟，白天不飞出来。

哥哥，日子还长得很哩，
你又何必太急！

我俩的姻缘还像根信梅波^①，
要牢，要成粗线，还得用力搓。

只要你不忘记我，
我会记住你啊，哥哥！

男：我爱你爱在心底，
可是又没东西送给你——

世上会有这样的女人，
不用什么也能拴住她的心？

唉，我真怕你三心二意，
弄得我也心神不定……

女：只要你对我说真话我就爱你，
我给你个铜钮^②作个订婚礼；

① 信梅波：傣族搓灯芯的一种细线，容易断。

② 铜钮：一种古老的铜巴，可以吊在腰上。

它一面可作我俩结婚的被面闪闪发光，
它一面可作枕头，我俩好枕在花缎上。

男：一心想伸手接过铜钮，
男人家在这时也脸红、害羞；

